

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

编辑：林华奇
组版：施耀年
校对：孙燕

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他住哪儿？”60岁的董满永拿着照片，在陌生的村庄里转悠，逢人便打听。照片上的老人头发胡子花白，布满皱纹的脸在阳光下沟壑分明。

董满永和这位要找的老人只有一面之缘——几个月前，他来到这个山村，给萍水相逢的老人拍照，回城冲洗出来后，再到山里送照片。

过去4年多时间里，业余摄影师董满永给400多名老人拍了照，并亲自送照片到他们手上。这些老人大多住在山里，很少有机会拍一张照。

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太多技术含量，却耗时耗力。但董满永说，做了以后才体会到，一张照片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，是多么有意义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 通讯员 吴培维



4年多免费为400余名老人拍照送相片 “给老人多拍点照片”

照相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

这些老人中，董满永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村里的绍昌婶。

那是2009年，时任政协奉化市委员会秘书长的董满永回到老家大堰镇后堰村。自从母亲2003年去世后，他就很少回村里。这个深山里的小山村比以前冷清很多，房子老了，大多空着，年轻人都去外面了，只剩下形单影只的老人。

带着淡淡的乡愁，董满永开始在村里拍老房子，想用镜头留下一些记忆。来到一间屋子前，绍昌婶走了出来。

绍昌婶那时已经90多岁了，身体还很硬朗，站在自家的房子前，满头白发和背后老旧灰暗的石墙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董满永心一动：“婶子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吧！”

老太太一口答应，还认真地整了整衣襟，有点拘谨地站好。董满永按下了快门。

照片洗好送过去后，董满永很快就将这件事淡忘了。几个月后，村支书问他，是不是给绍昌婶拍了张照片。

董满永很纳闷：“这么小的事，你怎么也知道了？”

支书说，“你不知道，老太太有多喜欢那张照片。不管谁到她家，她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给人家看。她说，除了做身份证时拍过照，从来就没拍过像样的照片。”

这事让董满永心里挺触动的。在印象中，绍昌婶是个话不多但很勤快的农村妇人，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干活。她一共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，如今大多过得不错，但村里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名字。那个年代的女人都是这样，大家都是以丈夫的名字来称呼。

就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，董满永无

意间看到了这位老太太孤独的内心。他想像着，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照片自我欣赏，然后把它介绍给每一个来串门的人：“瞧，这就是我。”

“我突然意识到，对一位老人来说，一张照片往往是自我的认同。当然他们自己意识不到，家人也很难觉察到老人的这种心理需求。”董满永说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开始有意给老家的老人们拍照。

一年后，因为年龄原因，董满永退居二线，如何打发更多的业余时间？他买了辆车，开始频繁地往山里跑，拍摄山村的风光，也拍摄深山中的老人。

“我给你拍张照片吧？”董满永常常这样开门见山。对方大多欣然答应，有很多人还特意去换了套衣服。董满永记得，大堰镇董李石井村的老杨，找了很久，最后换了一套西装，还把老伴拉上。照相变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。

很多时候，老人看到他胸前挂着单反相机，还会主动凑上来：“给我也拍一张，我付你钞票！”

董满永笑着说：“好的，我下次把照片给你送来，不要钱的！”



董满永（右）送照片给何召定老人。

老人们埋藏已久的心事

遇到谁就拍谁，董满永为老人拍照往往是随机的。董满永说，他的初衷就是给这些平时很难走出山外的老人拍一张照片，让他们高兴高兴，所以常常连名字都不问。但总有人愿意跟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拉拉家常，于是他在无意间了解到很多老人的人生故事。

在大堰镇的箭岭村，董满永给一位名叫王岳宝的老人拍了照。送照片时，老人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好看，威风！”

聊了之后，董满永才知道1921年出生的王岳宝是一名抗战老兵。王岳宝说，他初中毕业后在家种地，日本人飞机成天在头顶上呜呜地响，就跑去当兵，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西安王曲镇第七分校，毕业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。1947年，他被俘后，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。

“家里给订了亲，我不在，还是妹妹替我拜的堂，后来老婆找到部队，我也想家了，就跟着她回来了。”

因为国民党老兵的身份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老人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，后来渐渐也被别人遗忘了。那一天，董满永的到来给了他一个重温往事的机会。老人红光满面地说了很久，而董满永也隐隐地感到老人想被社会认同的强烈渴望。

2011年7月，央视派摄制组到奉化寻找抗战老兵，董满永就推荐了王岳宝。对着镜头，老人开始讲起70年前的往事，讲着讲着老泪纵横。4个月后，王岳宝就去世了。董满永参加了老人的葬礼。

董满永说，他一直在想，央视的那次采访，应该让老人少了一些遗憾。

2010年，在大堰镇万竹青山下，

董满永还遇到过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位“打虎英雄”。毛恭金老人因为在西坞打死过老虎曾被评为劳模，但因为历史原因后来穷困潦倒。董满永帮他联系了民政部门给予救助。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人董满永都能帮得上。2011年，在村里的一次聚会上，董满永遇到了一位名叫董世瑶的老人。董世瑶喝了点酒，红光满面，和别人开起了玩笑。大家称他为“董老师”，他笑呵呵地否认，说这个“老师”不算数的。

原来，董世瑶做了一辈子的代课教师，一直想转正，但没成功，只能退休做个农民。照片洗出来的时候，董满永总觉得那双笑盈盈的眼睛里，隐藏着几丝落寞。

3个月后，董满永把照片送过去，不料董世瑶老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。董满永把照片递上去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呀，笑得真好。”

但董满永看到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睛，老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。

董满永说，那时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从那以后，他拍照后，尽量早点把照片送给老人，因为怕那些年迈的老人，有一天突然就离去了。

除了故乡的老人，董满永还去了很多山村，拍过在寺院里孤苦老人，与猫为伴的留守老人，靠在敬老院的床上掰着手指数儿女来探望的老人……

这些深山里的老人大多都是隐忍地活着，就像林间坚韧却卑微的杂草，很少有人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董满永说，通过这些照片，透过那些饱经沧桑的脸，他看到了很多老人埋藏已久的心事。